

著 嬰 甯 黃

# 簡短民主



社 版 出 生 又



民 主 短 簡

黃 寧 嬰 著

# 民主短簡

著者：黃 寧 嬰

出版者：生 出 版 社

總經售：各 大 書 局

出版期：五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印 數：一 〇 〇 〇

定 價：每 冊 一 元 二 毫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鼓聲(代序)

我做了一個夢：

惠特曼——

那個被人唾笑過

豬羶一樣粗笨的

犀牛一樣獷悍的

我們的詩人底詩人

播响了民主的大鼓

挺起胸

走在行列的前頭

再一度地通過這世界

後邊跟着—群

我認識和不認識的同志

而當中最瘦削的

正是我

我——

有着長腿跨

合得上大隊的

整齊的調步

我只記得

我們是那麼瘋狂地

踏碎了急鼓聲

海嘯似的

倦過了這世界……

醒來

我相信

我不是在做夢

憤怒篇

(一)

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我沒有詩

只有憤怒！

假如要問：

憤怒可以溶解成詩嗎？

我這樣答：

我的詩便已凝結成憤怒。



這憤怒

是暴力給我的；

正如海的澎湃，

樹的嘩响，

是因被欺於風暴

而反抗風暴！

殘酷又愚蠢的統治者

一如殘酷又愚蠢的風暴：

它只掀皺了海的表皮

却不能搖動海的軀體，

它只剝落了樹的葉子

却不能翻起樹的根。

同樣，

統治者

可以塗黑了人民的眼睛

却不能塗黑人民的良心，

可以劫奪了人民的書刊

却不能劫奪人民的思想，

可以握斷了人民的喉嚨

却不能握斷人民的願望，

可以拘囚人民，

奴役人民，

槍殺人民，

却不能剷除他們的仇恨，

掩埋他們的憤怒！

因爲海的軀體

有無比的地心吸力緊抱着；

因爲樹的根

有堅實的土地緊抱着。

因爲人民

有真理，有正義，

有民主的思想緊抱着。

我，

有廣大的人民緊抱着，

我的憤怒，

有廣大的人民的憤怒應和着。

(二)

我的憤怒

是火山的熔岩：

爆發之前

儲滿不可悔的潛力，

爆發之後

要洗刷一切，

毀滅一切！

而統治者

就趁火山口開始冒煙的時候，

用封條，

用斧頭，用鐵鍊，

用那雙腥臭的黑手

去堵火山口。

.....

戲，

剛剛演到這里

戲，

還要演下去。演下去

火山是要爆炸的

封條

堵得住烈燄的噴發嗎？

斧頭，鐵鍊

堵得住烈燄的噴發嗎？

那雙腥臭的黑手

堵得住烈燄的噴發嗎？

觀衆們！傾聽那震山撼嶽的巨响呀  
傾聽我的憤怒！

(三)

我的憤怒

迸閃着火光。

我的憤怒

快要燒起一團火。

讓它燒起來呵！

讓它像火箭

射向

民主的敵人！

（全市民主書刊被查封後，六·一八於廣州）

## 民主短簡

### 給印鈔工人

大家都是中國的主人，  
中國是大家的！

你們沒有跟政府日夜拼命印鈔票的義務，  
政府也沒有拼命揮霍你們印出來的鈔票的權利！

你們前年印十元的，去年印百元的，今年印千元的，明年印萬元的，  
而政府打賞你們，是用最初印出來的票子。



你們天天在廠裏看着鈔票滾，鈔票飛，  
你們天天回到家裏愁着柴又貴，米又貴。

爲甚麼，你們還要日夜拚命印下去？  
爲甚麼，你們還不馬上歇下來？

(四月八日)

### 給 農 民

大家都是中國的主人，  
中國是大家的！

八年來，區長、鄉長、保長拉了你們多少壯丁？

八年來，區長、鄉長、保長索了你們多少錢糧？

敵人來了，有誰替你們保衛過屋宇和田地？

敵人走了，誰又殺了你們的牛，侮辱了你們的妻女？

你們不該再做給人紮了頸項的驚鷺，

辛苦的收穫嚙不下自己的肚子。

把那些只會抽稅的寄生蟲趕出去！

像對付吸你們血的馬，把牠搗死！

（四月八日）

## 給士兵

大家都是中國的主人，  
中國是大家的！

爲什麼你們的長官要內戰，  
你們就閉着心眼亂殺自己人？

爲什麼你們的總司令爭地盤，  
你們就不顧父母妻兒做了犧牲品？

抗戰勝利了，誰還敢迫你們繼續當兵？  
抗戰勝利了，誰還願意流血，願意戰爭？

現在，是你們用槍去撲遣散費的時候了，  
現在，是你們用軍裝去換工人服的時候了呵！

（四月八日）

### 給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够了！該中止對中國的施捨了，

倉庫堆得好滿，被擠壓着的救濟品要出汗了。

倉庫外，街邊路上橫橫直直餓死的，死了，

還沒有死去的也鼓不起啃麵包的氣力了。

沾了恩的那些人已經太肥太嫩了，  
老百姓的膏血已經奉令向他們的身上結集完畢。

不要因你的救濟造成中國的饑饉，  
不信？現在的廣州那一天不餓死幾十人！

請中止對中國的施捨呀！

除非老百姓做了名符其實的「國民政府」的國民。

（四月九日）

### 給美國總統

17

要貸款，就不能貸給

那個封閉了人民的窗戶，讓他們窒息而死的人。

要支持，就不能支持

那扇擋住了民主狂潮的爛水閘。

把民主催生針貸給我們呀，

把治法西斯菌的特效藥貸給我們！

我們，不准「中華官國」活過三十五歲！

活到萬萬歲的是真正的「中華民國」。

真正的「中華民國」不容許外國駐兵，

沒有惡狗，人民執政，大家都是國家的主人！

（四月九日）

## 給勳共英雄們

一切戰爭都應該爲了勳滅強悍的蘇維埃，  
這天賦的使命誰敢哼一聲反對？

希特拉死於勳共，

希特拉萬歲！

慕沙里尼死於勳共，

慕沙里尼萬歲！

我們的俘虜也是敢於勳共的呀，

我們的俘虜萬歲！

一切在揮舞着血刀殺進解放區去  
中國的勳共英雄們——萬萬歲！

(三月七日)

### 給「愛國」志士們

戡亂！戡亂！督促政府下令動員！

戡亂！戡亂！我們要在白山黑水決戰！

喊呀，瘋狂地喊呀，

喊呀，瘋狂地喊呀……



聽，你們投向祖國的洪亮的吼喊，  
快要變成一顆立刻爆炸的原子彈！

看，那七年前汪精衛造好了的國旗又迎風招展，  
那「反共救國」的黃布條多麼像一把鋒利的劍！

祝福呀，偉大的「愛國」志士們！

中國將爲你們的壯舉化作一片偉大的墳園！

（三月七日）

### 給中國的盲腸專家

周恩來指責你這一次來上海是爲了佈置暗殺，

你却指着自已漲紅了的臉說：這是老周噴了血！

假如給我一個約會，我只想跟你談談醫理；

看！上海正在發高熱，民主脈搏每分鐘跳一百五十次！

這可是盲腸正在發炎嗎？放你的狗屁！

這明明是新生的血球在瘋狂繁殖的表示。

我們正急需大批良醫把牠接種到中國全身上的脈管里，  
使得中國全身的機構活動起來，強壯起來！

末了，我同意你的診斷：中國必須把有害的盲腸割了去，  
可是，我要指出我診斷的結果：那盲腸就是你！

（八月六日）

## 給討好馬特使的白部長

六年前有一天，桂林中學集合了全市的教師，聽你講述一個那麼平凡的關於車夫的小故事：

你說有一次跟周恩來他們分乘汽車到某地去，自己的車夫歇下來便賭紙牌，他們的却在討論時事。

於是，聽衆的哄笑聲撕破了會場肅穆的空氣，你也笑了，然後莊重地說：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今天，知道你會到前線給你的軍官們打氣，叫他們爭氣一點。不然，馬歇爾老人家就不歡喜。

我倒是放心的。做軍訓部長竟學習了走私和投機，難道當國防部長就學不會一手諂媚主人的把戲？

（九月三十日）

### 給連環圖「戴笠傳」的作者

不管是戴將軍的精靈感召了你，還是你利用了戴將軍，總之，我羨慕你，你這當今最識時務的文人！

首先，我以為你應把版權賣給各地黨政宣傳機關，使這本書在全國境內流傳得更廣，影響更普遍，

其次，我獻議你請求中宣部咨函教育部，

索性審定它爲中小學校必讀的「國定本」。

這樣，街頭巷尾將滿是戴將軍的徒子徒孫，

這樣，一國之內那里還有什麼思想犯？

這樣，江山可以穩如泰山，英雄可以含笑九泉，

你老哥呢，身受的殊榮自然也是受用不盡！

（九月廿九日）

### 給今之拿破崙

我彷彿看見勇猛的拿破崙親率大軍衝進了俄羅斯；  
我彷彿看見勇猛的你親率大軍搶佔了人民的城市。

俄羅斯的草原飄着雪，做了拿破崙大軍的墳地；

人民的城市快要飄雪，會不會也做了你大軍的墳地？

拿破崙要征服全歐洲，想做世界上最偉大的皇帝；

你要征服全國人民，想在民主時代鞏固獨裁統治。

拿破崙憑着滿腔豪氣，自以為可以傲視一切；

你憑着盟友的裝備，也就得意忘形，倒行逆施。

拿破崙結果是被流放在聖海倫島，鬱鬱病死；

你呢？我不願猜想，請問問永遠不會騙人的歷史！

（十月二十日）

## 給非議中美新商約的各界人士

呸！你們這班有福不愛享的傢伙，滾開！

頂呱呱的好條約，你們偏偏要叫「比廿一條更壞」！

可知道內戰要打好多年？國家的開銷多麼大！  
打的，吃的，穿的，怕的只是沒有地方買。

壯丁上前線，田地沒人耕，工廠機器沒人開，  
試想老弱婦孺怎能活？大官小吏去靠誰？

現在，美國肯把槍砲糧食運來，什麼商品都運來，  
還願意出錢把公司開，出力把礦產採。

啊！前方可以安心打仗了，後方也不用憂米憂柴！  
難怪李銘先生說有助經濟穩定，宋院長也心頭愉快！

（十一月八日）

### 代顧小姐寫給美國務院遠東司長

范宣德先生！甚麼事又叫你不高興起來呢？  
那五萬萬美元的身價真的還不肯給我嗎？

我不是已經在我倆最近的「蜜約」上簽了字，  
說我的一切都願意爲了你的需要而開放嗎？



曠，親愛的！請不要沮喪，也不要焦急！

原諒我呀，原諒我一時還不能給你最大的滿足！

可恨家中有些人反對我，妨礙了我倆的結合，

但相信我呀，我是有辦法把他們壓服下來的！

那時候，我將盡一切可能給你種種的便利，

請爲我倆的前途祝福呀，請永久信賴我的善意！

（附註：本詩根據中央社十二日紐約電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

在美全國對外貿易會議上的演說全文改編而成。）

（十一月十四日）

## 給美國議員魯克斯先生

聰明的魯克斯先生，請接受我的敬禮！  
你到了中國之後的新發掘，使我驚佩！

歡迎你呀，歡迎你到香港來，要快！

我樂意做一個絕對有利於你的响導，憑着我底智慧。

我帶你到京滬飯店吃一頓馳名的俄國大餐，  
再帶你到東方戲院去看今晚演的「蘇聯游擊戰」。

甚至我還跟你翻譯銀幕上的一張廣告，  
說「紅棉」的俄羅斯麵包全香港最好。

這樣，你可以回去了，你可以根據這俯瞰即是現象對歡送者斬釘截鐵地說：「蘇聯現正控制全香港！」

（九月十二日）

### 附：代魯克斯寫給中國各大都市的市民

你們知道爲什麼美國吉甫車滿街上橫衝直撞嗎？

還不是爲了「蘇聯現正控制全中國」！？

你們知道爲什麼美國香煙高踞在大小煙攤上嗎？

還不是爲了「蘇聯現正控制全中國」！？

你們知道爲什麼美國船駛進內河，美國艦拋滿沿海嗎？

還不是爲了「蘇聯現正控制全中國」!?

你們知道爲什麼美國現正控制全中國嗎?

還不是爲了「蘇聯現正控制全中國」!?

最後，你們知道爲什麼我不辭勞苦到中國來嗎?

唉!還不是爲了「蘇聯現正控制全中國」!?

(九月十二日)

### 給挽留洋兵的術士們

胡說!什麼各黨各派均未反對美軍駐華，  
共產黨，民主同盟，致公黨，不是政黨嗎?

胡說！什麼人民不應該反對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國的前商務部長不也可以抨擊政府嗎？

胡說！什麼美軍還在協助我國遺送日俘，  
美國官方不是聲明要搞好中國的內戰嗎？

聽我的吧：中國人民是阿斗，國民黨要做諸葛亮，  
可是少了關、張、趙、馬、黃、那定國安邦的五虎將。

怎麼辦啦？難道今天的諸葛亮還跟千年前同一個樣？  
他自然會向外拜個乾爹。這就是美軍駐華的真相！

（附註：報上本作「外交法學者宿」，  
我則尊彼等爲「術士」。）

(十月一日)

## 給駐美的顧大使

只要你肯把全美軍團的話更正兩個字，

說「人民」改作「政府」，我担保不寫這首「零碎而單調」的詩。

真的，要美軍撤出中國及停止一切或明或暗的支持，  
這非特不足以代表政府的情緒，簡直是促它早死！

真的，國民黨政府全體感激這種友誼的慷慨的打救，  
使他們深信大業可成，使他們的意志不受阻撓。

真的，正爲了所有的國家都應生活於「天下一家」，

因此國民黨政府便先將全國變成一家天下！

顧大使！據我看來，你這番給予友邦的謝意，  
遠不及上海街頭上，「國際肚脯」送給他們的KISS！

（十月五日）

### 給聯合國大會

既然把會員國在非敵國境內駐軍的問題列入議程裏，  
大家就必須秉承憲章的精神，來個公平而有力的決議！

無論怎樣，會員國在非敵國境內駐軍是絕無道理的，  
除非那被駐軍的國家那麼卑鄙的甘願做她的奴隸。

也許真有那樣的會，竟不顧羞恥，一如拉客的野鷄，大會應該開除她！因為她只是某會員國的殖民地。

中國的人民要聲明他們的國家是堂堂的獨立自主國，絕不容許任何違反民意的官派代表有辱國體！

美國必須秉承憲章的精神，把駐華美軍撤回去！不然，爲了維護主權，人民的力量將不止於消極的抗議！

（十月七日）

### 給八上廬山的馬特使

馬特使，你累了嗎？誰該向你致歉意呢？



共產黨？國民黨？中國的好戰份子？都好像說不過去。

馬特使，你煩惱嗎？這樣上山下山，飛來飛去的？

你是替自己的國家賣力？還不是替中國的人民賣力？

假如真的要調解，幹嗎打出刻刻捏在你手裡的勝利的王牌？

假如只是耍把戲，結果不還是苦了自己，掩不了殺人的買賣？

假如你是聰明的，該把使命退還拿你當幌子的美國國會；

假如你不太笨，請相信山上的頑石不會點頭，不會，不會！

假如你想中國人民給你鑄像，在世界上活得光光彩彩，  
方法只一個：把美國的血足，從中國的內戰中拔出來！

（九月十四日）

### 給「把死馬當活馬醫」的醫生們

當你們明知不可為却還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熱情入京的時候，  
你們可記得李公樸、聞一多的成仁也正是爲了反對內戰的嗎？

當你們聽到雄心萬丈的陳誠將軍說三五月內消滅共軍的時候，  
你們可想到靠自己的舌頭去堵塞好戰者的炮口是何等困難的嗎？

當你們的來京竟那麼湊巧變成了給蔣主席送行的時候，  
你們可明白全國人民所渴求的和平團結已經沒處尋找了嗎？

當你們打針輸血全不見效，當和平談判這匹死馬真正活不過來，  
全國人民需要你們做見證，請說害死牠的是誰？那一黨那一派？

當民主已非嚙巴所能爭取，當和平已遭暴力破壞，  
全國人民祈望你們在暴力之前不要跪倒，要站起來。

（十一月五日）

### 給卸任的「行總」蔣署長

「聯總」責備你本着「政治目的」辦事，你不在意，  
救濟品堆積碼頭，飢民與餓殍遍地，你不在意。

你只顧拚命設倉庫，養肥了一幫幫大老鼠，小老鼠，  
你只顧把救濟品密藏起來，由它腐爛，由它不翼而飛。

可惜你到底不會把它通通變作國庫的金子，

試想戡亂費佔了財政支出百分七十，你還要追索經費？

可惜你到底是書獃子，對美國侵害航權要提異議，試想老關今日已是惟恐招待不週，怎能不怨恨你？

唉，想不到先師孔老二的明訓：「學而優則仕」，竟給你一時的莽撞便丟了面子，招來自己的失意！

（十月四日）

### 給哈佛大學的龐德教授

龐德教授！感謝你把中國法律帶到哈佛去繼續研究，中國的「六法全書」實在是太不適應目前的要求了：

譬如國民黨特務可以隨便抓人殺人，搜屋封舖，譬如舉凡政府的一切財富，都可以算入私人的荷包；

譬如「國家統一」應解作全國要統治於一個領袖之下，譬如「民主和平」應解作人民要和平地聽從主人的話……

這些，在中國是已成鐵的事實，却未成鐵的法律的呀，龐德教授，費你的心，請快些替我們制定了把！

你真的要等到明年夏天才能再來？早一點如何？怕的是到時難找一片安全如你底後園的藏身之所呵！

（附註：報載龐德教授自中國返抵哈佛說：中國

內戰並不嚴重，共黨作亂，不日可平，

一般情形都安全得像他的後園云云）

（九月廿八日）

### 給糧食部的徵實督導專員

抗戰期間，我們連一粒穀子也獻給了政府，  
因為政府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必須擁護。

我們都捱瘦了，捱窮了，誰也沒有怨艾。  
我們知道這樣纔能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今天，仗打完了，國家需要的是恢復元氣。  
今天，一粒穀子，就該有一粒穀子的用處！

供給任何軍隊去打內戰，我們都堅決反對！

我們只懂得萬不能殺自己人，不懂什麼「統一」什麼「剿匪」。

一切違反了人民公意的國家法令是恫嚇不了我們的，

告訴你：三十五年以前的中國纔只是一個皇帝！

（十一月十二日）

### 給競選廣東省參議長的幾位先生

聽說你們都搶着要做三千五百萬人民的總代表，

我謹以合法的省民資格，向你們投一張選舉票：

假如在十多年前，我一定選舉林翼中先生，

因爲票是縣長交下來的，我得遵奉他的命令。

假如在抗戰期間，請恕我要改選何彤先生，

因爲我企圖用這一票，改善改善個人的官運。

今天，可對不起了，我堅決要選本黨的主委余俊賢，

這不但表示忠心，國家也將藉納民於黨而還黨于民！

可惜余主委却因黨民碍難一致而突然放棄競選，

好吧，我也只得廢然地放棄了這一次的投票權。

（附註：林·何兩氏均曾任廣東民政廳長有年。）

（十月二日）



## 給剛開過的廣東省參議會

連記者也攆出來，把會場的大門緊緊地關上吧，  
然後，像產私生子那樣產出全省人民的總代表！

台下的人遲到早退、借小便離場、吃瓜子、打瞌睡、看小報  
台上的人一天工夫把二百多提案都無異議通過了！

放心呀！你們所代表的人民早已變成聾子、瞎子、啞子，  
他們聽不見看不見說不出，他們也不敢聽不敢看不敢說！

放心呀！你們所代表的人民早已變成傻子，

要征實他們就捧出穀子，要征兵他們就送上丈夫或兒子！

可是，有一天，他們是要變成了憤怒的獅子的，  
那時候，他們將掙脫了一切的羈絆，一切由自己做主！

（十月二十八日）

### 給奉令停刊一天的廣州兩報副刊編輯

轉載「荒謬言論，攻擊政府」才判你停刊一天的罪，  
還不趕快向老爺叩個响頭，謝個鴻恩嗎？「奴才」！

假如是爲了補救稿荒，爲甚麼不就地取材，  
多寫一些主席痛陳貪污，議長高談民主之類？

假如是爲了節省稿費，不得不抄襲，不得不轉載，爲甚麼不翻翻敵僞報紙呀，不用它，我們何苦接收過來？

你看那個把建設大東亞改呼建設大福建的僑領不是博了宋？你看香港黨報禮聘的那位大東亞文化紅員多麼叫人喜愛！

也許你們兩位是來自「自由區」的，唉，這倒也難怪！趕快向他們靠攏看齊吧，當心隨時會離開你的腦袋！

（十月十二日）

### 給廣州市路旁的餓殍們

你們都是中國人，都艱苦地爬過了八年戰爭的慘日子，

不管是在自由的大後方，還是敵人盤踞了的土地。

你們都有過生養你們的父母，蔭護你們的屋子，  
而且，說不定也像父母一樣生養過兒子，建造過屋子。

你們餓死在抗戰勝利後的祖國底大都市裏，  
這大都市，天天高嚷着賑濟，辦理着賑濟！

你們餓死在酒家門前大官員的汽車燈光照得見的路旁，  
那些大官員，口口聲聲說本省早已變成小康！

善良的民族性教你們安於餓死而無所恨，  
啊！我讚美你們的容忍，我痛惡你們的容忍！

（附註：報載廣州市由今年一月至八月止，餓斃路屍

經拾殮有數可計者凡七千二百二十六具！）

（十一月三日）

### 給聞一多先生之靈

你死了，全世界愛自由，愛民主，愛和平的人民在哭；  
你死了，中國的獨裁者也把笑出來的眼淚，假裝在哭。

你，憑着一管筆，一張咀，要救祖國的命；  
特務，憑着一枝槍，幾粒子彈，害了你的命！

獨裁者的侍衛們並不是怕你要跟他主子搶做皇帝，  
只是他們殺慣了，視人命如草芥，把文化當爛泥。

安息吧！你絕不會自白的死去，而且你何嘗死去？  
你洒落祖國胸膛上的鮮血哺育了億萬的民主戰士！

安息吧！即使今日的祖國是一池那麼腥臭的「死水」，  
相信在「紅燭」的照耀下，我們必能清除任何的污穢！

（七月二十日）

### 給陳嘉庚先生

向「壞政府」發砲的陳嘉庚先生，敬禮！  
全中國的人民向你總看齊！

中國的工商界要向你看齊。

因為他們給官僚資本和美國商品壓得就要斷氣！

中國的政府軍隊要向你看齊，

因為他們被趕去殺自己人，結果自己當了炮灰！

中國的農民要向你看齊，

因為征兵拉壯丁，征實搶穀米，老幼啃樹皮，

中國的知識份子要向你看齊！

因為查封逆產的封條，竟封上了他們的腦袋！

（九月廿五日）

## 給九龍塘的業主們

對着自己那被毀的房屋，搖頭歎息就算了嗎？  
想一想：誰給你們的損害，比敵人還要厲害？

當這些房屋已經從被打垮了的敵人手中奪回來，  
想一想：誰還能藉什麼理由把它佔住了，而且毀壞？

想一想：那些軍隊爲什麼要成千成萬的打這兒經過？  
他們爲了誰，要開拔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

想一想：他們爲什麼不去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寧，  
偏要去拆房屋，燒村莊，殺害同胞的生命？



想一想：這些強盜式的軍隊我們需要他幹嗎？

想一想：豢養這些強盜式的軍隊的獨裁者我們需要他幹嗎？

（附註：九龍塘爲頻頻北運打內戰的國軍盤踞半年

，毀壞殆盡，連電線水喉也拆去，損失當  
在港幣千餘萬元。）

（十月三日）

### 給我的一個學生（二）

你來信說：淪陷期間土霸強佔了你的房屋和耕地，

光復了，家中又給過境的國軍連一根禾草也刮了去。

眼着，衙門的需索像綑向身上的繩子，繳得捐來又欠了稅，弟啼妹哭，媽媽流淚，賣了耕牛還舉了高利的債。

你說，這重重慘痛的迫害使你脆弱的心靈再也受不住，  
你才在學校的壁報上發瘋似的批評政府，高喊民主！

於是，校方給你選擇兩條路：自動退學或者填悔過書，  
你問我怎麼辦？你逃不出魔鬼的手掌，你寧願死！

啊！今天，誰不是身陷魔窟里？你既未能高飛就得忍耐，  
好孩子！我願贈你一枝開放在霜雪重壓下的臘梅！

（六月二十三日）

### 給我的一個學生(三)

你說：昨晚校長和管訓人員突然搜了宿舍的三間寢室，把十幾個藏有民主書刊的學生記了名字，怒氣沖沖的離去。

今天早上全校沸騰着謠言，佈滿了恐怖的空氣，有的說這批人要開除，有的說要交給什麼機關處置。

那十幾個同學像一個個罪犯在守候着最後的判示，那些僥倖還沒有被搜的趕忙暗自清理，你也是。

你把全部心愛的讀物搬到校園裏，連同我給你的雜誌，用火燬了，然後傍着火光淌着淚，寫信告訴我這小故事。

哦，呈現在我眼底的不是一張張信紙而是一團團火，  
那麼光亮的火！那麼美麗的火！我相信它一定要把黑暗燒破！

（六月二十八日）

### 給要理解我的人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偉人叫我必須崇拜，  
除非他確曾替人類創造了幸福的新世界。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領袖叫我必須服從，  
除非他關懷羣衆的安危更甚於他的尊榮。

沒有那麼一個特定的政府叫我必須擁護，  
除非他最澈澈底底的解除了人民的痛苦。

沒有那麼一種特定的法令叫我必須遵守，  
除非它給我的不是縛束而是更大的自由。

就算有一天原子彈想威嚇我問我怕不怕，  
我一點不怕！因為要我死滅，它已粉碎開花！

（十月十三日）